

# 明星片酬和百姓生活

最近聽聞國家廣播電總局即將出針對對明星片酬的調控方案，不禁讓人感嘆，將來長大以後成為很厲害的帶薪教練，可以保護她的媽媽。再長大一點，女兒的志向又變了，想到韓國去當練習生，學唱歌，學演戲，哪怕多吃苦，將來可以成為電影明星，掙很多錢，可以讓她的媽媽過上富足的生活，安享晚年。

當然，女兒的跆拳道黑帶教練之夢最後因學業的緊張而懈怠下來，但是她的明星夢卻是一做多年。很長一段時間內，女兒的偶像都是一些人氣旺、收入高的小鮮肉明星。好在進入高中以後，讀的書多了，眼界變得開闊了，再加上一些適當的引導，女兒的明星夢終於慢慢變淡了。

作為一個寫作者，我曾經也認為我與影視圈相距甚遠。我平日所寫的專欄文章、書稿與影視圈並無相干，能與之發生關係的至多是幾篇影評、劇評之類的文章，甚至連寫過的劇本也多數都是在完成交稿、領取稿酬之後就再也沒有下文。

然而自從決定參與製作我自己編劇的影片之後，便自然而然地深陷其中。於是，明星的天價片酬便對我有直接的影響。

由於我們的影片是小成本製作，為了保障票房，在辛苦地從眾多的明星裡挑選出幾位年齡、氣質都頗適合的演員，和經紀人一接洽，對方開出的片酬竟已超過了影片的總投資，甚至數倍。於是對明星望而卻步，重新制定演員的挑選標準，轉而選取一些名氣不大，但演技好、片酬合理的演員。

縱觀國際電影市場，無論是電影業最為發達的美國，或者是歐洲一些國家，還有亞洲的日本韓國，在影片的製作上，都很理性地把演員的片酬控制在製作成本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而在二零零零年左右開始走向市場化改革的中國影視行業，由於一窩蜂湧入的資本和一下子開放的市場，以及一時無法跟上的監管，導致了中國影視市場的危險和混亂，其中的一便體現在演員的片酬，如今演員的片酬佔製作成本的百分之五十已經屢見不鮮，有的影片甚至高達百分之七十。

如此一來，演員高片酬的惡果便轉嫁到其他的方面。比如編劇的稿酬被壓縮，低稿酬致使無法打磨好劇本，影片的故事內容質量便在無形中被降低。比如影片製作的周期被縮短，製作團隊不可能非常精心地完成每一個鏡頭；這樣製作出來的電影，恐怕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另一方面，演員高片酬對社會風氣的不良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我的女兒從小做的明星夢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更遑論一些沒有得到正確引導的孩子，會以為只要自己顏值高、身材好、得到好的包裝或者經過炒作進入影視圈，一夜成名，便可以獲得高片酬一夜暴富。

從事寫作多年，我對電影藝術一直充滿了敬畏和尊崇。電影是藝術的集大成者，音樂、舞蹈、戲劇、繪畫、雕塑之後的第七藝術，在我看來，它是能包含所有的藝術種類在內的一個藝術平台，它特有的敘事手法、表現手法，能比現實生活更強烈、更集中地表現生活、表現人生，更直觀地引起觀眾的代入和共鳴，所以它值得被敬畏和尊崇。

作為一個寫作者，我願意一直保留我的敬畏和尊崇，讓自己的作品保持它們應有的品質。

作為一個已經路過影視圈的製片人，我必定會保留我的敬畏和尊崇，讓自己和以後參與製作的每一部影片都無愧於觀眾。

作為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我更期待，某一天，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在藝術上，我們都能擁有一份屬於自己、給予他人的純粹的美好，而不是把自己僅僅停留在對物質的低層需求上。

# 中秋的傳統

每逢中秋佳節，人月兩團圓。大街小巷、公園、球場滿佈燈籠掛飾，雖然新穎精緻，但最懷念還是兒時常見之紙製燈籠，充滿傳統味道。紙製燈籠需要竹篾、砂紙、蠟紙等，要耐心細心地慢慢把竹篾拗彎，把砂紙扭成紙條細上。紙製燈籠製作時，由於需點燃蠟燭，容易燒着，因此往往未到中秋，紙燈籠已化為灰燼。大約上世紀八十年代，電子燈籠出產，突破紙燈籠的外形局限，不只是楊桃、白兔、飛機等傳統款式，亦不怕着火，因此大受家長小孩歡迎。當時，大家覺得電子燈籠很環保，因為下年中秋又可循環再用。

哈！年年都玩同一款燈籠，商人最懂小孩子心，明年當然又會推出最新卡通款式，父母、長輩又再乖乖奉上鈔票。由環保變成浪費，從來都是城市發展悲歌。現在「老土當時興」，大家又開始追尋傳統，有年輕人跟紙製師傅學製紙燈籠，也有入學製作舞火龍。

大坑舞火龍源於十九世紀居民為求消滅瘟疫，一條火龍在中秋節由舞鼓隊伴隨，穿梭街上人群中。這香獨特的中秋風俗，在五年前被列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現在當大家慨嘆小孩子沒有了傳統觀念和價值觀，家長們可趁此傳統節日，讓小孩子跟長輩一起過節，正所謂「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讓老人家告訴小朋友舊時生活，同時讓小孩子學習傳統觀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祝各位家庭幸福，中秋人月兩團圓！

# 隨想

香港的商業招牌，對觀望的人有什麼吸引力呢？特別是許多招牌掛在馬路半空，但細看之下，屬於該招牌的舖子早就不存在了。我對香港那些夜間閃爍着霓虹光芒的招牌，一點也不能產生美麗的感觸。

反倒是當我看到中國舊都那些稱作招幌的招牌，就油然而生文雅的美麗感觸，比如最簡單的奶茶舖幌子，黃色如坐佛的造型，寫着奶茶二字，下面吊着一絲紅色的布條，想像它隨風飄動時，彷彿透着奶茶的誘惑力。像燈籠舖幌子，一個橢圓形的白色燈籠，紅字寫着吉，綠字寫着祥，下吊一紅布條，不是挺有吸引力嗎？

這些手繪的幌子，是我在一本書上看到的，書是翻譯的，屬於「徐家匯藏書樓文獻叢書」之一，書名是《中國招幌——西方學者解讀中國商業文化》，作者是英國人，名叫鶴路易(Louise Gurney)，譯者是王仁芳，出版者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封底的介紹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英國學者鶴女士，踏訪北京皇城的大街小巷，收集將消失的店舖招幌百餘幅，按人生需求分門別類，為我們留下珍貴的圖文資料。」

書的導言作者名叫莫仁安(Evan Morgan)，他在結語中說：「在商舖門外的招幌……鶴女士發現了各種象徵意義，這些象徵意義現在本書中，呈現給廣大讀者。通過書中裡行的閱讀和招幌插圖的欣賞，外國讀者可以透徹了解和打開中華民族生活生活的畫卷。通過這一窗口，人們能夠拓寬視野，觀察人口眾多的繼承優秀文化遺產的中華民族。」

真的，書中插圖展示了已然消失的中國商業招幌文化，像刺頭舖幌子、裁縫舖幌子、澡堂幌子、底子作坊幌子、鞋面舖幌子、翠花作坊幌子等等，這些招幌不但現今看不到，就連這類舖子也已消失在西風狂飆的商業氣息之中了。

# 消失的招幌

「在商舖門外的招幌……鶴女士發現了各種象徵意義，這些象徵意義現在本書中，呈現給廣大讀者。通過書中裡行的閱讀和招幌插圖的欣賞，外國讀者可以透徹了解和打開中華民族生活生活的畫卷。通過這一窗口，人們能夠拓寬視野，觀察人口眾多的繼承優秀文化遺產的中華民族。」

真的，書中插圖展示了已然消失的中國商業招幌文化，像刺頭舖幌子、裁縫舖幌子、澡堂幌子、底子作坊幌子、鞋面舖幌子、翠花作坊幌子等等，這些招幌不但現今看不到，就連這類舖子也已消失在西風狂飆的商業氣息之中了。

# 牽着「蝸牛」去散步

一路向南，車隊行駛在路上，排成了長隊，望過去很是壯觀。突然，前面的車停了下來，我們的車也隨之停下。只見一個身穿黃色T恤的男子和一個男孩從車裡鑽出來，一前一後，他們緩緩地往路邊的高土堆處走去。男子牽着男孩的手，男孩依然趨趨趨趨，腳步不穩。正當我納悶的時候，車裡的司機一聲嘆息：「這些孩子沒有自理能力，上廁所也離不開人，多虧了老師們。」原來，男子是老師，男孩要小便，他沒有自理能力，老師必須跟着。

這些孩子都是自閉症兒童，參加這次公益活動之前，我對他們的了解較少，親自接觸他們後，先是震撼，接着是心酸，他們比我想象的還要艱難。集合、出發、下車、遊覽，每一個環節，老師或家人都會片刻不離地跟隨着他們。當車隊抵達南部山區大門牙景區後，他們個個難掩興奮，有的張開雙臂，像展翅欲飛的小鳥；有的情不自禁咧開大笑，拉着同伴的手不離手；還有喃喃自語，喉嚨裡發出歡呼的聲音。陽光下，沒有風，他們用獨特的方式釋放激情，散發出對自然的親近和熱愛。

「我不害怕，無論路多崎嶇，知道不遠夢要實現，我不孤獨……」夏日的陽光，像一把利劍，刺得我睜不開眼睛。站在橋邊，我憑欄眺望，遠處傳來動聽的結他聲，那歌聲一下子攔住了我的心。走上橋，來到亭子間，孩子們正圍坐一起，跟着老師的節奏大聲歌唱。穿黃T恤的男老師在前面彈結他，孩子們跟着唱。我第一次聽到這麼好聽的歌聲，前去的朋友也這麼說，不是源自感動，而是觸及靈魂的一種清洗和聖潔，令我變得自足和喜樂。

朋友是活動的組織者，順便叫我出來散散心。沒想到能夠邂逅這些孩子，更沒想到能夠認識戰媽媽。站在橋上，舉目四望，天空藍得沒有一絲渣滓，清風、白雲、水草，好像一幅水墨畫，美不勝收。男老師邊彈結他邊唱歌，帶領孩子們沿着木梯，到橋下那邊去逛逛。此時，我注意到一位戴墨鏡的女士，她的視線跟隨着隊伍，還不停地環顧四望。與朋友拍照，她主動過來幫忙，攀談起來，得知她就是這家自閉症兒童服務中心的負責人，大家都喊她「戰媽媽」。

她的臉上始終保持着笑容，給我們介紹服務中心的一些情況，這樣的外出活動他們經常組織，帶兒童出來接觸大自然，也是一種綠色療法。聽她娓娓道來，我油然敬佩，「您真不簡單！我覺得您一定是個有故事的人！」我說道。她點點頭，給指了指遠處的一個男孩：「他是我的兒子，我有兩個孩子，雙胞胎，都是自閉症。正是為了他們，我才走上這條道路。」我驚訝不已，又有些感動，而後是一陣沉默，長久的沉默。瞬間，我讀懂了她的含義——那是歷經黑暗後的陽光，飽受歧視後的自信，遭遇困難後的堅強，接受命運安排的感恩。

一個母親，帶着患有自閉症的雙胞胎兒子，從老家來到省城，白手起家，創辦了自閉症兒童的家園。沒有資金，沒有場地，沒有老師，她憑借堅定信念四處募集善款，給這些孩子們希望，這一堅持就是二十年。「我們的全部資金來自社會，每一筆善款都會公開，每年都有年報。有些自閉症孩子來到這裡就沒回過家，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沒有錢，也要幹下去，不能不管他們。」「如果你不幹，我也不幹，這項事業就會中斷，這些孩子們就會掉到地上。」她的目光裡，流轉出一種堅定的東西：我覺得就是希望。她愛自己的孩子，不離不棄，又通過他們將愛播撒向所有自閉症兒童，給他們的父母以希望，以光明，這是多麼大的恩典啊！

說話間，她已經走到橋下，有個孩子在舉着瓶子喝水，她擔心他喝多了。「你如果不制止他，他會喝到肚子吐，甚至喝到吐，吐完了繼續再喝。他沒有自制力，你得耐下心呵護。」我注意到兩個女孩，體態扁扁，她們在亭子附近玩耍，好像「不合群」的樣子。其中，一個女孩走起路來搖搖擺擺，一走一跳，下肢很不協調，她的胳膊上有一大塊類似被打過的青痕，非常醒目。「就她倆關係好，整天形影不離。她的腿不好，不方便走樓梯，她就陪着她。她胳膊上的傷是她自己弄的。」戰媽媽笑着說：「你看，她倆說悄悄話呢。」這些孩子中，很大一部分是大齡兒童，最大的20歲了。他們從十幾歲就開始養老，需要照顧到老。聽到這裡，我再度陷入沉默。

橋下，水波蕩漾，綠草婀娜；橋上，陽光普照，遊人三兩。置身在山水之間，就像融入了山水的臂彎兒裡，自由的放逐，盡情的飛翔。結他聲，響着，歌聲，蕩漾着，隱隱約約，由遠及近，好像被風輕輕一吹，就飄進了心底，美得令人忘乎所以。在大自然面前，每個生命個體都是平等的，也是卑微的，她將仁慈和寬厚均勻播撒，她從來不會忽略或忘記這些孩子，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自然的神聖，我學會了什麼是感恩。

臨近中午，我們踏上了返程。為了表達對司機師傅們的感謝，戰媽媽讓孩子們提前準備了一份禮物，通知我們到達服務中心後稍作停留。出自孩子們之手的禮物，自然不能拒絕。帶著複雜的心情，我們一行人走進自閉症孩子們的家，在城郊接合處的一處三層小樓。剛一進去，我就被震住了，一樓是活動大廳，正中台階上有幾個孩子，或躺或臥，或歪斜或跪着，他們各玩各的，自言自語；旁邊凳子上，坐着一孩子，脫光上衣，露出光潔和肥胖的肚臍；還有在大廳裡來回踱步，他們給人的印象就是旁若無人，無論這個世界現在發生什麼，都與我無關。

戰媽媽和老師們一通忙活後，分別牽起他們的手，將帶着體溫的手工皂送到我們的手中。目光游離，雙眼呆滯，那一瞬間，他們好像在逃離，但是，我能夠感受到他們內心的善良和力量。手工皂散發出的清香，沁入心脾，上面鐫刻着「信、望、愛」三個字，這是我收到的最美的禮物，將會永久珍藏。

回來後，我想起崔永元在給自閉症兒童喜禾信中的一段話：「我希望你撕紙的時候，有人能讀懂那撕開的紙條的形狀。但是你也別指望真的有人能讀懂，因為信息過於豐富，只有畢加索、梵高等幾個有數的人有這個能力。絕大部分人看到的就是碎紙。那是他們的知識與修養，或者說，那就是他們的人生。」如果把自閉症孩子比作「蝸牛」，牽着他們去散步，這就是我們的幸福，也許無法讀懂他們的內心，但是，陪伴就是最好的愛。有了愛，「蝸牛」也能走得快。



作者用蝸牛比喻自閉症孩子。網上圖片

# 農曆十五的月光

過去小學課本有個傳統童話口訣，就是：「初三初四娥眉月，十五十六團圓月。」月圓月缺，都有固定準確日子，古人沒有日曆，日曆掛在天，舉頭望見月如日，便知道是每個月月頭，看見月圓，月過半了，除非碰上天陰有雨的日子，每個月份的十五，月光總觀察得來，古人積聚幾千年對天象觀察得來經驗的農曆智慧，現代人怎麼不佩服！只知西曆的西方人怎不驚訝！

月只為農曆十五而圓，這鐵一般的事實，真是我們祖先天文學的驕傲，今年陽曆九月十五，交疊陰曆八月十五，就十分罕見，好奇查過萬年曆，上次已是一九七零年，真是難得。次雙圓的偶遇，但只可說是西曆抽了農曆的水，並非月為農曆十五而圓。

測，今日中秋，根據天氣預測，晚上可能陰雲有雨，未必看到月亮。月有陰晴圓缺，不要緊了，就算看到月亮，城市中的年輕人還不是低頭捉精靈，大概也不會關心躲在濃雲中的嫦娥；好幾代在城市生活慣了的老人家，也大概依舊像平日一樣看他們的彩色電視和麻雀牌上的大一筒。自從太空人上過太空，神話破滅，月餅也變了，誰在乎月圓不圓。不過，「掛」在天上永遠不會掉下來那個大圓月亮，始終還有它百看不厭的神秘感。

李白「把酒問月」，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那份思古幽情，就算領會不到，只要這句子稍為咀嚼一下，依然比舌尖裡頭打轉的蛋黃連蓉還值得回味。

從科學角度，圓月也惹人遐思，看月也不定等中秋，讀書時代郊外露營，無論春夏秋冬，碰上任何農曆月份十五，大家圍爐月下燒烤，從情調來說，那種大自然星光火熱的氣氛，真是勝過什麼室內人工營造的燈色燦爛。

我家其中一扇窗子，每次子夜入眼都明月當空，無意舉頭看到農曆十五的大圓月時總禁不住欣喜。賞月，不一定中秋。

踏足中南部哥多華古城區，乾熱沒有風，又是驕陽似火，更以四十六度高溫待候，對當地人來說也屬小兒科。來自其他地區的歐洲遊客，可能真是熱得，女士裙帶飄飄，男士輕鬆鬆，來自香港的我們，相比就顯得陣勢誇張，除了一般防曬用品外，帽、傘、小電風扇、冰巾，全副武裝。在烈日下行古城兩小時，高溫乾烤，體能還算能夠支撐，過後也沒有中暑頭痛感覺，想來是大量補充電解質飲料，立了奇功。

然而在歐洲緯度相差無幾的地方，也有截然不同的溫度。好像上午在西班牙南部氣溫四十四度；下午來到歐洲最南點直布羅陀，有海洋氣候調節，已經是涼浸浸的二十六度，要穿上風衣；翌日到了葡萄牙里斯本，歐洲最西點大石角，大西洋冷風勁勁，寒氣逼人只有十五度，風衣也不足以禦寒，也有亞洲人早有準備，穿上羽絨到來，禦寒陣勢與香港人不遑多讓。同是兩牙，冰火兩重天也。

# 膽識過人

陳婉瑩個子嬌小，但膽識和耐力過人，所以，在行內有「Typhoon Girl」(颶風瑩)之稱，這不但反映她的行動敏捷如颶風般迅速，也是其內心強大的表現。而她最大的印象也是其雷厲風行的作風和風塵僕僕的行程。其實，除了創辦港大新傳中心外，她也是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創院長。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港大畢業，又在中大取得社會學碩士學位，本來獲得獎學金赴美讀博士，卻在機緣巧合下進入紐約華文報界，先後在《星島日報》和《中報》任職，位拜總編輯，後來進入當地主流媒體《紐約每日新聞》，在華文報界累積的人脈和關係及其華裔背景為她在這份英文報章開闢另一條新移民報章新路，也在這開始調查性記者生涯。從唐人街開始，她深入福州、香港和曼谷等地，對非法移民蹤跡和人口蛇活動展開調查，並走訪全美多家監獄，該系列報導為她贏得美國新聞界著名的Coxey Award大獎。但報道也給她惹上麻煩，當地黑幫頭目更懸賞要其人頭！

陳婉瑩另一項調查報道傑作是，一九九六年，她時任《亞洲週刊》台灣特派員謝忠良合作追查國民黨向美國大選捐款事宜，揭發台美政治獻金醜聞。這項猶如重磅炸彈轟動的報道給她拍檔兼系主任主任委員劉泰英以損害其名譽提控。該案於國際新聞界引起了極大回響，被視為是「測試亞洲新聞自由的一個範例」，法院最後指記者是經過謹慎且全面的查證後才報道，判劉泰英敗訴。兩位記者因此獲國際保護記者委員會頒發國際新聞自由獎，陳婉瑩也於同年成為哈佛大學尼曼學者，再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執教。

這樣豐富的前線採訪經驗，加上其開拓型個性，令她主持下的新傳中心非常活躍，在新媒體、傳媒法和數據新聞方面都有中心創辦初期於大學角落的禮儀室，這棟三層建築物古色古香，但棄置多年，老師們只好擠在一個大房間備課。到了今日，不但各個教師和主要職員都有獨立工作間，還爭取到已故前《華僑日報》督印人岑生捐資，建立了精緻的書室和設立獎學金，資助學生。岑先生的公子岑啟基也坐在輪椅上的媽媽出席了歡送會，場面溫馨。

# 「烤」在西班牙

今年中秋掛風，莫說賞月，連做節也可能要在家吃儲糧，認真掃秋。本來入秋已很少颶風，莫說中秋。

天氣變化莫測，人算不如天算，今年七月在跑馬地錄得三十七點九度氣溫，是香港歷年境內最高氣溫的紀錄。香港人怕冷不怕熱，再熱都有冷氣調節，怎麼樣的高溫，感覺也不太強烈。出外旅遊物品，禦寒的多，禦熱的少。

最近往西班牙一行，到訪西班牙幾大「火爐」哥多華、塞維爾、格拉那達，當地曾經最高溫五十度，我們這趟遊西班牙，做足禦熱準備。

剛到巴塞隆納，高溫已來個下馬威，街頭的大型溫度計，顯示為四十四度，巴塞隆納市區林蔭大道，樓宇林立，四十四度高溫已不知不覺伴隨左右。

踏足中南部哥多華古城區，乾熱沒有風，又是驕陽似火，更以四十六度高溫待候，對當地人來說也屬小兒科。來自其他地區的歐洲遊客，可能真是熱得，女士裙帶飄飄，男士輕鬆鬆，來自香港的我們，相比就顯得陣勢誇張，除了一般防曬用品外，帽、傘、小電風扇、冰巾，全副武裝。在烈日下行古城兩小時，高溫乾烤，體能還算能夠支撐，過後也沒有中暑頭痛感覺，想來是大量補充電解質飲料，立了奇功。

然而在歐洲緯度相差無幾的地方，也有截然不同的溫度。好像上午在西班牙南部氣溫四十四度；下午來到歐洲最南點直布羅陀，有海洋氣候調節，已經是涼浸浸的二十六度，要穿上風衣；翌日到了葡萄牙里斯本，歐洲最西點大石角，大西洋冷風勁勁，寒氣逼人只有十五度，風衣也不足以禦寒，也有亞洲人早有準備，穿上羽絨到來，禦寒陣勢與香港人不遑多讓。同是兩牙，冰火兩重天也。

# 方寸

今年中秋掛風，莫說賞月，連做節也可能要在家吃儲糧，認真掃秋。本來入秋已很少颶風，莫說中秋。

天氣變化莫測，人算不如天算，今年七月在跑馬地錄得三十七點九度氣溫，是香港歷年境內最高氣溫的紀錄。香港人怕冷不怕熱，再熱都有冷氣調節，怎麼樣的高溫，感覺也不太強烈。出外旅遊物品，禦寒的多，禦熱的少。

最近往西班牙一行，到訪西班牙幾大「火爐」哥多華、塞維爾、格拉那達，當地曾經最高溫五十度，我們這趟遊西班牙，做足禦熱準備。

剛到巴塞隆納，高溫已來個下馬威，街頭的大型溫度計，顯示為四十四度，巴塞隆納市區林蔭大道，樓宇林立，四十四度高溫已不知不覺伴隨左右。